



小小小说

二十年前,鲁左在一个叫柳镇的小镇上工作,妻子在镇上一家制衣厂里做后勤工作,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后来,鲁左跟风在县城里买了房,妻子便带着儿子住进了城里的新居。

妻儿离开后,鲁左一下子就感觉到了生活上的诸多不便。以前下班回到家,就有热菜热饭等着他,现在他只能加入单位食堂吃的行列;过去吃完午饭后还能舒舒服服睡个午觉,现在要和同事聊天打发时间,要么就打扑克牌;每天下班后,不论刮风下雨,酷暑严寒,都得拖着疲惫的身体朝十多公里外的县城赶,体力消耗不说,日积月累,来回的车票款

就让他心疼不已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鲁左都十分厌烦公交车上那个女售票员——她嗓门大、音调高,吵得鲁左头疼。售票员家是这条线路的承包者之一,她自己跟车售票,与她熟悉后,鲁左便打起了票价的注意。这天,车上乘客不多,售票员刚好坐在鲁左身边的空座位上清点票款。

“小唐啊。”鲁左刻意低声温和地说,“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。”他是想博得她的好感。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,只要我能做得到。”售票员爽快如常。“嗯,是这样,我每天来来回回几乎都是坐你们家的车,能不能给我办个月票呢?”

“哟,大哥,这可不行!我们这是私人承包的车,这事儿可真办不了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票价上能不能优惠点儿,也就是给打个折……”

“我们也赚不了几个小钱……”售票员不待鲁左说完话,起身丢下这句没头没尾的话,便快步走向别处,不再搭理鲁左。

生意人就是刁钻,把一分钱看得比命还重!鲁左甚恶之。

这天,天空飘着蒙蒙细雨,乘客格外多,摇晃的车厢里,鲁左只能凭借车门边的一根铁杆稳住身子。负载过重的车子像个力竭患病之人一样,喘着粗气在颠簸中艰难前行。

突然,车子晃悠一下又停了下来。

“怎么还要上人,都快被挤成肉饼了!”车上有人大声抱怨。

“他们眼里只有钱啊!”有人紧跟着发泄不满。

鲁左则对售票员投去了鄙夷的目光。

这次上车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妇。老人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,淋了雨的稀疏白发零乱地贴在她满是褶子的脸上,让人看着极不舒服。老人一手用力拽着大号蛇皮袋,另一只手臂夹着一摞废纸,她是个拾荒老人。

车上的人推来挤去,“自动”地给她腾出一小块地儿。老人将废纸板拾掇好放在地上,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上面,然后吃力

地向左侧歪着身子,从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布袋子。

“姑娘,车票要多少钱?”老人一边哆嗦着解开小布袋,一边仰头问售票员。

“一毛钱,大娘。”售票员的声音很响亮。

老人从小布袋里抽出一张虽旧却很整洁的一毛钱纸币,递给售票员,说:“姑娘啊,谢谢你带上我老婆子。”

“看你说的,要不是下雨,就是拖你你也不上车啊。以后啊,你想坐就坐,一视同仁,绝不多收你一分钱。”售票员说话的音调依旧很高。

从那以后,再乘车时,鲁左就不再讨厌那个聒噪的售票员了。因为他知道,这趟车的起步价是一块钱。

票

价

□鲍山宏

## 一场重逢的启示

□郑娅莉

我再次见到阮恒是在朋友圈里,宁陕融媒发布了这样一段视频:2022年8月重庆山火爆发,他奔驰几百里加入扑灭山火的志愿队。

镜头里,他背着竹篓,身着被汗水浸湿的短袖短裤,脸上灰扑扑的,污渍东一抹,西一块,正在山林陡坡间上爬下奔,不远处就是灼热的山火,还能听见噼里啪啦的响声,看见借着风势飞蹿起来的火苗……之所以对阮恒印象深刻,是因为他是我亦师亦友的得意门生小松的弟弟。

十多年前,阮恒刚进学校,成绩名列前茅。虽然那时我不是他的老师,但也因此记住了他。知道他是小松的弟弟,我便更加关注他,发现他平时喜欢和不良学生一起玩儿,甚至到了日则同进、夜则同游的地步。他的班主任周老师多次与他谈话,我也借着他哥哥的渊源,好为人师地训斥了他,怪他“不争气”,不能像小松一样好好学习。可事与愿违,无论我们怎

样苦口婆心地劝诫,他的成绩依旧下滑得厉害。

对于这种优秀学生堕落的变故,我们总是惋惜的。可了解了阮恒的家庭情况后,我们也只能唏嘘。阮恒自幼丧母,父亲无暇亦无力照顾孩子,他正值青春期,难得有合得来的朋友,在他眼里,这些朋友是灰暗生活中难得的亮色,是久违的温暖,他自然非常珍惜这份同学情,就连我和他的班主任联手劝诫也无济于事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这段往事早已被尘封。

不料就在这个夏天,我和他猝不及防地再次相逢了。屏幕里的他和屏幕外的我仿佛隔空对视,久远的记忆瞬间清晰起来。记得那时我训斥他,他先是耷拉着脑袋,一声不吭,后来又猛地抬起头,用那双黑黝黝的眼睛凝视着我……我已忘记那时的心情,只是此刻,再次对上视频里他黑黝黝的眼眸,我受到了莫大的触动。他并没有像我以

为的那样继续堕落下去,不就是没上大学吗?在不经意间,他活成了自认为“品学兼优”的我难以企及的高度,活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。我知道,经历十多年的摸爬滚打,他是坚强的,对生活仍满怀希望,否则哪来千里奔行的志愿救援?屏幕这端的我万分激动,暗笑自己曾经好为人师,也有些感慨。思绪翻涌得厉害,我难以抑制,便打听了他的消息,打了电话过去。我自报家门后,电话那端的他很快就想起了我。问及参与救援的事,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很平常,问及近况,他回答回乡创业。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谦和、乐观的青年,坐在书桌旁,右手持电话,左手翻阅着各类关于种植的书籍,在氤氲的灯光里,笑着谈论“创业”之类的话题,坚定的声音里是难掩的自信。我们的通话结束在新校区迁建的话题里,自然得好像久别重逢的老友。

很快就开学了,我在初一、初二两个年级里奔忙着,这段插

曲似乎也被我抛在脑后了。师与生的故事还在演绎着,又似乎哪里不一样了。检查背诵时,我看见了一向不爱学习的坤仔争着来背诵;辅导作业时,调皮的小涛罕见地来问问题了;赛教讲课时,向来不安分的小凯也能遵守纪律了。再遇到小沛、小炎没有完成作业时,我竟没有以往那么生气,而是耐心地与他们谈心。

当我觉得辛苦被空耗时,在我的付出与期待失衡时,在我满眼都是灰色,气怒交加时,在那个盛夏的夜晚,与阮恒再见,他已然成为了我的“老师”。一次意外的重逢竟成了我改变的契机,让我在晦暗里看到亮光,成为我整装待发、轻装前行的动力。

这次重逢让我明白,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只有老师见证的那一种结果。每个人都有被阴云笼罩的至暗时刻,但只要像阮恒一样,心怀希望,不懈努力,未尝不能拥有新的开端。

外桃源。

《瞻园图》是研究清初瞻园造园艺术和建筑风貌的重要形象资料,为考察瞻园山水建筑、风格特色和园林变迁提供了重要佐证。这幅图也成为后来修缮瞻园的蓝本。它的作者袁江,早年师法“明四家”之一的仇英,以严谨的山水楼阁界画在清代画坛独树一帜。

如今,瞻园被分为了两部分,东部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,西部则保留了大明王府的花园风貌。徜徉其中,只觉空间无限,山水意趣,深得园林之旨。当园林风情与历史文化交织,瞻园便有了鲜活深邃的灵魂。

## 瞻望玉堂,如在天上

□清小禾

曾有一位文学巨匠吴敬梓,在他积十年之功成稿的一部小说中提及瞻园,这为瞻园的历史又添几分绚丽色彩。吴敬梓以学士名贤身份常出入藩台衙门,瞻园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。因此在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十三回“国公府雪夜留宿,来宾楼烟花惊梦”中,吴敬梓用了较多笔墨,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雨雪初霁、羊角灯映照下的瞻园美景。

南京的瞻园,苏州的留园、拙政园,无锡的寄畅园并称为“江南四大名园”。瞻园位于南京夫子庙秦淮风景区的核心区,是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明代古典园林。其历史可追溯至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的吴王府,后赐予中山王徐达为府邸花园,素以假山著称,因欧阳修诗“瞻望玉堂,如在天上”而得名,明代被称为“南都第一园”。瞻园历经明、清、太平天国、民国至今,和江南多数园林一样,沿革复杂,风貌也屡有变迁。

翻开瞻园的历史,从私家园林到官府衙门再到历史博物馆,瞻园如“昔日王谢堂前燕”,如今已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步入园内,亭台楼阁,移步换景;曲廊蜿蜒,假山林立;池水静幽,锦鳞潜泳。整个庭园布局集小巧精致与大气开阔于一体。园内四季草木繁盛,与徽派建筑的白墙青

瓦相得益彰。近处回廊错落,远处花窗藏景。至此,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江南园林水墨画便缓缓展开了。

瞻园虽不大,却颇具特色,以山、水、石为主景,山林挺翠,曲径通幽。我最爱白墙上的花窗和拱门,俨然一处处天然取景框,可以一窥瞻园风光:光影与绿植相映,巧夺天工的假山与叠石之间,淙淙流水倾泻而下,灵动俊逸。此情此景,颇有“树阴照水爱晴柔”之韵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,而南京有40多处与《红楼梦》息息相关的地方。其中,1987年开播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对大观园的描述与瞻园里多处精巧繁华的景观相仿。坐落在繁华闹市里的小小园林,至今还留存着昔日江南的盛世风采。

“史太君两宴大观园,金鸳鸯三宣牙牌令”,这是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的主题,这一回常被后世

拟名为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,而这经典场景就取景于瞻园。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瞻园,记录了王朝兴盛之时的辉煌荣耀,也承载了政权衰败之际的落寞无奈。它历经了岁月的变迁,但仍旧保持着自己最美好的形象和姿态,宛如一处静谧安逸的世外桃源。



奔腾

汤青摄影

## 耳屋里的秘密

□三月河

我家的耳屋靠近院门,有人推开院门进来的时候,院门刚好挡住了耳屋的小门,看不到里面的东西。耳屋常年上锁,窗户上还封了一层薄纸。耳屋是我们家最大的秘密。很多人都想走进耳屋去看看,父亲说:“别进去,里面没啥。”耳屋像一只停泊在岸边的船,静静地躺在岁月里。

进了耳屋,我家西墙边还有一间低矮的敞房。在敞房里,父亲与村南头的王六争吵过卖树的事儿。父亲说:“屋后面那棵大树砍了卖给你,少说也要给这些。”父亲伸出四根手指,王六心里明白这四根手指的分量,撇撇嘴说:“那棵歪脖子树能作屋梁?”王六又向父亲比划了一下手指,父亲看了摇头说:“就一棵树歪了,其余的个个都是直梁子,到别处你想买也买不到。”父亲仍朝王六伸出四根手指,接着甩出一句话:“光那九棵直梁子就值这些,那棵弯腰树我还没计较呢!”王六听了没出声,从兜里拿出一根烟递给父亲。我家的敞房不大,没有门窗,向外一瞥便能望见天空,是父亲和别人谈事说理与喝茶的场所,里面低矮的小方桌、简陋的座椅和其他摆设虽陈旧一些,但父亲收拾得很干净。对父亲而言,我家的敞房没有秘密。

耳屋与敞房相对而立,一个在东,一个在西,中间有棵大枣树,还常有一群白鸡在枣树下啄食。枣子成熟的时候,我会爬上树摘个甜枣塞进嘴里,然后攀在上面瞅瞅耳屋,又瞧瞧敞房,年幼的我未发现耳屋与敞房有什么不同。那天,屋后面的那棵大树被砍倒了,村南头的王六用四根手指比划出的价格买走了过去。王六拉走那九棵成材的树,连同那棵歪脖子的树一起带回家,就把钱交给了父亲手里。父亲见他如此爽快,心里装满了诚意,王六刚迈出院门,父亲一转身就从耳屋拿了钥匙,径直钻进耳屋,舀了两瓢米就去追赶王六。父亲说,乡里乡亲的,这是交情。

我家的耳屋从不让外人进去,里面藏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,还有农具、皮货,这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秘密,到底有多少,不可外泄。父亲走进耳屋舀出两瓢米来,王六把米吃到肚子上,仍浑然不知耳屋的秘密。没过两天,父亲买了粮食囤进耳屋,以备果腹之用,当然是花掉了卖树换来的钱。与粮食一同藏进耳屋的,还有一个崭新的爬犁和一把铁锹。年幼的我只知道家里的院墙低矮一点,牛棚离那棵大枣树远一些,还知道敞房是父亲大声说话的地方,父亲对耳屋的心思我一无所知,耳屋仍像一只停泊的船,安静地躲在时光里。

接下来一年不是好年景,村子里闹饥荒,地里长不出庄稼来,巴掌大的村里一家比一家日子难熬。天黑后父亲走进耳屋,划着一根火柴,小耳屋里有了点光亮,父亲坐下来仔细盘算,决定卖掉耳屋里的皮货及其他能换钱的东西,换回一些粮食。几天后,新买的粮食便与旧粮掺在了一起。父亲经常在天黑后钻进耳屋,一个人默默地待在里面,有时大半夜才从耳屋里走出来。我无法知道父亲独自在耳屋里做什么,父亲前脚走进耳屋,耳屋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,我只知道父亲白天不会贸然往里走。

忽然有一天,耳屋没有了秘密,村里人都看懂了耳屋,我们家也就没了秘密。那天一大早,有个人一摇一晃地走过来,父亲抬头看了一眼,思忖半晌,还是当着他的面打开了耳屋。父亲从耳屋里舀了两瓢粮食,让那人带回家做饭吃。父亲见他面容憔悴,嘴里叹道:“这年月,日子难熬啊!”接下来,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,父亲一次次走进守护多年的耳屋,又一次次带着粮食出来。

第二年,父亲在耳屋旁又盖了一间耳屋。新盖的耳屋常年被父亲上锁,窗户上封了一层薄纸,父亲从不让外人到里面去,我们家又有了新秘密。

俗话说: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我的家乡青石湾地处雪峰山腹地,那里山高坡陡水寒,素有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之说。山里多杉树、柞树、桐树、楠竹等适合用于建筑的材料,因此,我们那里的木匠特别多,一个村子至少有五六个。他们走街串巷,常年奔波于山乡,收入算不上多,但也能靠勤劳的双手让全家衣食无忧。

木匠的工具繁多,看得人眼花缭乱,有斧头、锤子、锯子、刨子、铍、凿子、榔头、舞钻、墨斗,以及形状各异的尺子。木匠会用一只特制的竹背篋将它们一股脑儿装起来,肩背手提,方便出门干活。一个手艺娴熟的木匠师傅都带有三四个徒弟,有人上门请,活儿就全由师傅安排,使斧、用锯、打眼儿,徒弟们各干一门,分工明确,配合默契。

人们通常把木匠细分为四种,即长木匠、方木匠、圆木匠和锯匠。长木匠是专门从事房屋建筑的木匠。他们主要进行新建房屋的桁料、椽子及门窗的制作。过去农村的房子大多是纯木头盖的,少数砖瓦房也都会用木头作房梁,房梁的支撑、架子的铺设等都需要在长木匠的指挥下完成。

方木匠是指专门做家具的木匠。过去的家具通常都是方

方正正、有棱有角的,看着大气舒心。早年间农家嫁女,嫁妆里包含柜、箱等家具,这个时候,女子的父母就会请来方木匠。请木匠也是一件比较隆重的事情,除了付工钱以外还必须包揽木匠师傅吃饭、喝酒、抽烟的开销,一直到家具做完为止。

圆木匠是指做木桶、脸盆、脚盆等圆形家具的木匠,有时也被称为箍桶匠。那时的箍桶匠经常挑着工具,在村头或院子里

力气。他平时喜欢与人开玩笑,但一到干活时便很严肃,极少说话。他左眼一闭,弹出的墨线又直又准;沉重的斧子在他手里就像是精巧的玩具一样,挥舞得得心应手;一把油光发亮的推刨推出的木板光滑平整,挑不出一点儿毛病……他建的房子精美大气,他打的家具美观时尚,他修的犁头结实耐用,这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,想请他干活是需要预约的。

## 乡间木匠

□林日新

大声吆喝:“箍桶么——”谁家若是需要,就会把师傅喊到家里来。近二十年来,塑料和合金制品越来越丰富,人们已经很难再见到箍桶匠了。

锯匠是指在深山里砍伐大树,或专门把木头锯成枋条或板子的木匠。当年,青石湾最出名的木匠是喻师傅,他中等个子,四十出头,是做木匠活的一把好手。他一天干活就脱掉外衣,只穿个背心,手臂和胸脯上的肌肉十分惹眼,让人一瞧便知他有使不完的

六岁那年,我的姑姑要出嫁,爷爷便请喻师傅做嫁妆。我整天跟着喻师傅,看他挥斧、刨木、凿眼儿……爷爷笑着问我:“新拜你,你长大后想拜孔夫子还是拜鲁班?”当时我并不懂爷爷话里的含义,指着正在推刨的喻师傅天真地说:“我想当喻师傅。”喻师傅一听很自豪,高兴地说:“当个喻师傅好呀!我们鲁班行里又多了条汉子。”他放下手中的刨子,让我站到他面前,捏捏我的小手和细胳膊,一本正经地说:“新拜

子,我看你眉清目秀、口齿伶俐,是块读书的好料子,将来不用像我一样靠卖力气吃饭,你还是读书当个先生吧。”十四年后,我连考两年都没能考上大学,父亲让我拜喻师傅为师,一切都安排妥当,就差拜师礼了。然而,就在拜师的前一天,村里的小学招考民办教师,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,全大队有40多名青年参加选拔,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入选。当天晚上,父亲特地到三里外的喻家庄请喻师傅来喝酒。喻师傅一见我便说:“恭喜恭喜,新仔子有出息了!我当年没看错,你本来就不是鲁班行的人,如今果然当上了先生!”

八年后,喻师傅到我在所在的中学看望孙子。我留下他,特地买了一瓶好酒,称了一斤牛肉……酒酣之时,我说:“师傅,您以后要注意保重身体,少做木匠活呀。”喻师傅叹了口气,说:“现在农村建房子,清一色的小别墅,除了铸水泥墙面需要装模板外,基本没多少木工活了。”言语中透露着对行业衰落的无奈和英雄垂暮的凄凉。

但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:“不过水泥房子确实更结实好看,村里如今大变样了,我这木匠也该学点儿新手艺了!”

我原本担忧的心慢慢平静,为喻师傅的乐观开朗、踏实勤劳再次举杯。